

曾文正公書札卷三十二

復英西林中丞

接初六日惠書伏審孝思肫篤於軍務稍息卽行請 旨扶柩
北還 朝廷眷念蓋臣不忍重違所請俾得及時回京忠孝兼
盡深爲敬仰竹莊奉 旨暫署想亦必出省駐紮潁壽等處必
能循守蕭規顙若畫一承示皖營餉需不足欲將長淮鹽釐全
提歸皖弟忝在兼轄必須通盤籌畫查此項鹽釐向係專供劉
壽卿入秦之餉若一改提則此軍立成飢潰礙難照辦查皖南
釐局兼收茶釐向來收數頗旺茲議自七年正月凡南局所收
各款尊處占半以供皖軍敵軍占半以供淮軍李少帥現統各

軍赴援畿輔又有應撤各軍遣費爲數甚鉅計三省入款刻下實難騰挪少帥擬借洋商之款秋冬籌還弟擬照所議辦理南局分半之款每月約可得二萬於貴部不無小補弟卽日當檄飭遵照

復李宮保

蓋勞未艾遽賦駢征乃忠未見信而謗已交騰溫嶠方興入援之師曾參遽投慈母之杼功名之際古今所難閣下於雷霆雨露惶遽未定之際處之怡然德量宏達賢者固不可及也畿輔荒旱之後薪桂米珠軍餉自宜寬爲籌畫尊意欲以滬解二十萬金不作正餉內算此項雖分派滬關釐局三處湊解而釐局

正月間冷未知果能湊足否縱能湊足兩局一關各有按月應解之額勢難於額外令其供此羨餘奏畱二成洋稅項下之五萬不作正餉扣算或作通融辦理容與兩生議定再行奉聞竹莊躉署皖撫其某篆一席西林擬以劉毓枬署理所遺道篆擬於陳烺胡玉坦兩員中揀署僕已覆函請其主政想渠處接到復信卽分檄飭遵矣

復劉韞齋中丞

謀黔之師攻克荆巢湘軍援黔數載至是始大有轉機不獨湘省藩籬永固卽黔民亦將漸出水火惟次青一病半年荆巢藏事求卸仔肩本擬懇請閣下將平江軍酌量歸併俾得還家奉

母稍全令名展讀大疏已飭次青駐紮思南畱辦河西善後又似已成之局難遽更改渠如有乞退之文請閣下酌核而善全之申夫莅湘以後譽望日隆誠所謂附驥尾而益彰賢哲在上桑梓蒙福劉印渠制軍頃過金陵小住三日聞其帶勇回籍係官相密片所請有富副都統陞者去年轉戰直隸在穆將軍麾下頃來此閒極稱印帥爲穆所陵侮人所難堪而直隸之文武軍民無人不服其忠而憐其枉屈渠過湘陰恐將入臨資口以達寶慶不願晉省以避應酬其帶勇安插一節似應由尊處附片一奏敝處派楊順興護送可否卽據楊稟入奏伏候卓裁

復許仙屏太史

疊接惠書猥以晉位端揆過承獎飾感泐曷任卽審西清多暇
纂述日新以淡定之襟期養宏深之器識雖久潛而養晦將一
鳴而驚人企念曷極國藩德薄位高久已不稱其服乃於時事
艱難之際辱躬衰弱之餘忝竊殊恩躋躋峻秩撫躬內省祇
益悚慙承示購書一法借本於書賈令其廣收棄糟粕而取精
華在彼旣無奇可居而復有微利可獲人已兩裨用意極爲精
到惟僕近年精力衰頽看書極少因之買書之興亦減不欲以
汗牛之巨冊徒作貴人之豪舉廿四史一項前何廉昉曾代買
殿板一分雖有攙配之種尙不失爲中等之貨後又得毛寄雲
贈送新會陳家新刻全史一分此後可不再買欽定七經一

項惟周易折衷有初印最精者其詩書春秋之彙纂三禮之義疏聞從無初印絕精之本似亦可存而不論至殿板初印註疏一項殿板初印九通一項僕於前託閣下外又於去年續託薛撫屏於京中購買託莫子偲於蘇浙購買其皇清經解中之單行本亦託子偲代買計敝處所需者除注疏九通外別無巨冊似不必借本於書賈爲此大加網羅之計其零種可收者請閣下與撫屏一商免致重複殿板史記亦在可收之列茲寄去百金請便中畱意購辦承囑索拙書三種俟三月摺弁到京再行奉寄

來示稱王船山先生之學以漢儒爲門戶以宋儒爲堂奧誠表
微之定論觀其平生指趣專宗洛閩而其考禮疏詩辨別名物
乃適與漢學諸大家若合符契特其自晦過深名望稍遜於顧
黃諸儒耳邵位西之禮經通論及古文皆僅存殘帙昔年吳仲
仙制軍曾刻之淮上其詩集尙未聞有刻本尙書已散佚可爲
三歎國藩勦捻無功赧顏回任精力衰退有瘵厥官江南物產
支應前敵諸軍滿擬今春稍裁餉項少紓民力不意淮軍渡黃
口糧如故而轉運之費更增劉壽卿老湘一軍運費亦增民困
已深而征求無已旬日以來陰寒苦雨二麥且將大損尤堪焦
慮知念附陳

致劉省三軍門

屢接少帥來函藉悉玉躬久勞暫返鄉閭稍資調理益增馳系
北軍一役首尾三年運河之守自君建之任逆之殲自君謀之
追勦數省惟君最勞而且速大捷數次惟君最勁而且精甚至
波折疊生惟君始終不挫辱軍濫竽惟君侃直不阿卒能掃除
劇寇成此奇勲雖勞浮於賞中樞或不深察而全功出於閣下
一人則遠近皆知雖豪俠肝膽舉世或不盡聞而英謀偉略則
婦孺皆知尋常名位萬不足歆動閣下之心而彼蒼玉成豪傑
了此一大快事則閣下未嘗不可自慰自慶也刻下靜攝月餘
尊體應已康復張逆盤旋保定河閒一帶已逾一月波蒼玉成

豪傑安知不畱此難題歷試羣將帥所不能而後愈顯閣下之能乎請卽投袂而起虎步河朔使世之懷疑議者不敢復以賞薄引退之說妄測君子不亦遠乎不亦遠乎僕昔書劉文房詩章贈有師事黃公之句請姑出了卻滅項一局然後從赤松遊未爲晚耳

復劉峴莊中丞

今年沙船甚少浙江及江北之漕恐竟無船可裝尊疏擬於將來起解本色酌量增收湖北亦將增收不獨江西爲然制錢能解十五萬串尙不甚少然江蘇解三十萬串湖北解二十萬串江西如能再增更不致被戶部指摘西捻游弋畿南賊騎逾萬

胸息百里從不戀戰官軍麇集畿甸將近十萬米糧柴薪草料三者均難久支殊深焦慮敝處派員護送西上已有專函奉告李忠武不附張江二公而與塔羅江王蕭李諸公合建一祠同堂異室其說甚妥李忠壯是何名字何年殉節弟偶忘之如能籌出經費即可興建張江二公保城之功甚大七公之祠規制較遜可也糧捐不無流弊紳事之議或謂戶捐不若糧捐之公溥不知戶捐取之富戶糧捐則并取之貧民實與加賦無異敝處於蘇皖按畝派捐之案皆經批駁附告以備參考

復杜筱舫方伯

前接惠書并寄金陵揚州大營紀事本末俗冗叢集稍稽裁復

營制事宜均已粗閱惟鄙人原批并各檄係合外海內河而兼議之而陸營之應裁者亦宜議及今來件專議內河未經議及外海則於蘇松狼福三鎮所轄之營何者應仍其舊何者應改新制猶是全未究心而內河設營太密論者謂運河極窄不可多駐礮船使商旅視爲畏途是除外海以外祇有太湖宜設一二營其餘運河及各小港可駐營之處甚少昨丁雨生在此已面請其考核外海水師事宜頃又將覆總署信稿鈔寄茲再鈔送閣下一閱望稟商兩帥另草事宜一冊大約以外海爲最重太湖次之以考核外海造船等事異於長江者爲最難而斟酌於新舊之因革水陸之增減者次之閣下署事一片已於初一

日由驛附奏俟奉

批旨後即可具摺謝

恩也

復陳舫仙廉訪

晉防以備多而單以苦戰而敗迥非上年東省運河之失可比
朝廷前以汎地太長特予寬政不料事定之後復遭嚴劾宦
海風波彌增感喟現在河防旣奉 飭下左鄭二帥另委妥員
又經尊處稟求交卸必能鑒及苦衷早派替人當不俟敝處寄
書始行委員接辦張捻竄入近畿各路防剿之兵數近十萬未
能大加懲創仍被衝過滹沱河以南現尙游弋相魏之間接壽
卿稟件馳逐數月似已精疲力竭而無糧可購尤覺束手無策
能在四月中將此股殲誅誠爲大幸否則官兵太多糧草柴薪

無處取辦恐有內潰之變憂灼何已此間春雨太多麥稼業已
失望不知稻穀可資補救否九舍弟連生二孫心境寬泰身體
康復足慰遠念

復杜筱舫方伯

外海章程既經雨帥與狼福二鎮面議機宜復傳輪船習於海
道者與之熟計必能成竹在胸布署妥善尊意以陸營未招之
兵不復增募作爲裁汰卽發定滿餉亦不過七萬有零加以太
湖水師亦不過七萬有零較之咸豐初年支銀至四十一萬者
尙餘二十六萬儘作外海水師經制之餉如此規畫大致甚有
條理惟陸營不難於裁兵而難於裁官且所云歲四十一萬五

千餘兩僅憑老書辦無據之言亦難恃爲定論應由閣下具一
詳文言江蘇水陸官兵道光年間歲支額餉無案可查請兩院
咨查戶兵兩部以憑參核舊規減陸營而增水師云云俟接到
部覆再行外海章程庶部中不至挑斥而經畫可垂久遠其添
造輪船廣艇在於二成洋稅及另款項下動支此項本不在額
餉之內自易於措辦也蘇省候補人員自應就近稟商兩帥酌
委此間向不主政

復彭宮保

前接惠書兼貽鄉味久未函謝賤眷過裕溪時又蒙加意照拂
紉感無旣前訂同赴上海蘇州一行茲定二十日前後起程請

閣下卽日來金陵以便聯舟同行其龍驤船亦請帶來并帶長
龍二三號從行者多或可分坐張錦芳等參案已於初七日出
奏展轉思維立法之初不得不照奏定章程初次不嚴後此更
難期令行禁止也內人來此述及家事舍溫弟與常聽濤結姻
儀庵之意諸子姪當順齒之長幼以次成婚而舍弟婦以憂鬱
多病常恐年壽難永急欲將此女嫁出以了此心事請敝處函
商儀庵僕思姻事例由男家主持未便催促惟閣下與儀庵誼
同手足敬求便中寄函請儀庵卽於今年先辦寒門姻事免舍
弟婦懸念未了之事更增鬱抑至感至禱魏李等四員保案尙
未出奏緣部中屢次申明新章凡各省保舉人員除克城殺敵

仍准優保外其尋常勞績概不准越級保升及畱省補用僅能保至補缺選缺後升用字樣糧台保案部中挑剔尤甚尊處咨送擬保糧台各員如李嘉瑞以候選同知保知府畱省加銜楊尙履保畱省加銜未免過優必干部駁愈駁則痕迹愈重難於挽回應請酌爲核改庶各員得沾實惠亦不致再費筆墨矣

復何小宋護撫

鄂中雨暘時若二麥有秋至以爲慰兵餉積欠鉅萬除卻裁營別無疏通之法婁軍紛起議遣先將副五營於本月底截餉次將霆峻各營於端午前後以補餉之遲速定截餉之日期業於初八日另具公牘咨達冰案鄂中可靠之營太少鄧軍當緩議